画饼学导论

——中国近现代史相关文献阅读报告暨人民公社化运动短时动力学机理分析

余荫铠*

中山大学 物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人民公社化运动虽是一场失败的运动,但它仍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积极经验。本文引入了一个中性的概念: 画饼。这个概念形象地描述了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对现实生产的鼓舞作用。文章还比较了改革开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探究了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来源。在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短时动力学机理的分析中,我们将得出: 劳动本身就可以作为劳动的动力。这些内容论证了画饼的好处。最后,文章针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创造性的建议,说明了如何将画饼运用到我们的建设中。

【关键词】 画饼,人民公社化运动,共产主义,生产积极性,中国近现代史

1 什么是画饼

"画饼"这个词,取自成语"画饼充饥",这本是个不好的成语,但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我将要阐述的伟大事业,因为这个动词实在是不能更形象了。它指的是,在人们还没有饼吃的时候,先画一张饼,告诉人们说"让我们努力吧,这就是我们将吃到的饼!",于是人们为了吃到饼而奋斗,兴许就真的能吃到饼了。且让我们先抛去对它固有的偏见,来想想画饼的利弊吧,画得不好固然是一桩败人兴致的坏事,可若画得好,会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好事情呢?这该是一门学问,因此,我这篇《画饼学导论》诞生了。

2 我们画过的饼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虽说结果如此,可这场运动确是实实在在地红火过的。而且我要说,今天的我们往往难以理解先辈们建国伊始的热情(哪怕是错误的),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伴随着"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 民公社是桥梁"的赞歌,人民公社陆陆续续在这篇 赤色的土地上以小舍并大社、高度公有化的形式 建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

*学号: 20343078

*E-mail: yuyk6@mail2.sysu.edu.cn

命热情中高歌猛进,却因其生产力水平限制而暗 淡收场^[1-3]。

可以说,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一个画大饼的运动。为了能够多快好省的造大饼,全国人民不约而同地画起了大饼——我必须提醒,我说这样的话,并不带着丝毫的贬义,如果您愿意读完这篇文章,您会明白我的意思的——人民对领导者画饼,他们热衷于报喜这项活动,偏爱展现公社的浮夸风;这也使领导者画起饼来,把公社称作共产主义的直通车。画饼的确成了共识,而非个别的人刻意为之^[3]。这样少见的现象,值得我们后续的深入研究。

最后,大家都知道,我们没能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吃上共产主义这块饼,我们在当时也绝无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把饼多快好省地造出来。前文我也提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根本是源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4],使这样的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应当注意,我们不能将这个罪名安在画饼头上,不过当然当时我们的饼画得也并不好。

3 不再画饼

人民公社的存在,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最终是被改革开放解决的,从而造就了我国国力全方位的腾飞。

这个问题是: 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难以调动

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它太 依赖画饼了。

而改革开放为什么能成功?我知道有人要说"根本原因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这是不错的,但这也仅仅是一句正确的话,却对我们的问题没有一点帮助。我们要问,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做成了什么事?我不打算在此水出几篇论文^[6],而要告诉你它的根本——是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

这生产积极性从何而来? 我们的伟大改革做了两件事:

- 1. 允许经济上的个体差异。
- 2. 建立了付出和回报的更精准的即时反馈。

只要有这两条,巨大的生产力就被释放了出来。我们须承认,第一条就是个潘多拉魔盒,稍有不慎就要被反噬——它的好处是显然的,它基本扫除了大锅饭时代生产队中的劳而不得、不劳而获的现象,以多劳多得作为个人资本的原始积累,将资本暂时集中到更具生产力的少部分人手上,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能动性,也充分利用了新的价值观下的竞争动力;但它又一定会带来剥削行为的复辟,新形式的劳而不得(工人)和不劳而获(投资者),乃至不断内耗动力内卷化。这方面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守卫着我们,这是个了不起的功绩,当然也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巧妙地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以个人利益作为动力推动个体生产,从而不依赖画饼就实现了生产积极性超前地高涨。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画过当年人民公社那么大的饼了,至少在人民的共识中是如此。我们只说我们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们不再将其作为奋斗的主要动力了。对于个人而言,最大的生产动力,就是个人利益的追求(不过我们不能将这种追求与利己主义划等号;有远见的追求,必定是统一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的,而利己主义是短见的不可持续的笨拙的利益追求)。

4 画饼好不好

上一节我们论证了,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解放 生产力,是因为它直接用个人利益来激发生产积 极性,而非通过我们以往人民公社时期的用集体 利益或者画饼的方式。改革开放不再画饼,却过度 依赖个人利益的激发作用,其影响亦有消极一面。 对于现在人的思想而言,你再给他画共产主义的 大饼,效果也大不如前了。我们失去了建国初期那 种近似走火人魔的共产主义建设热情。

其在思想上的结果是, 我们现在讨论生产积 极性,往往都把局限于讨论是否能从生产中获得 较好的个人收益。我举两个例子来展示这一点。一 个是我们的年轻人在择业的时候, 大多是考虑哪 个行业赚钱多去哪里, 而不再像我们读到的先辈 们那样, 遵从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而且事实上,很多人在抉择 时并非是不遵从自己的志向, 而是根本就连志向 都没有, 劳动完全沦为单纯赚钱获取个人利益的 行为了,这与建国初期的情况大概是不同的。二是 我们现在的许多人在谈论想象共产主义社会的时 候, 难免会不解, 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如何解决 生产积极性的问题的? 当劳动与个人利益不直接 挂钩, 甚至不参与劳动也能获得足够的个人收益 的时候,人们不会因好逸恶劳而陷入生产停滞吗? 这种思潮与建国初期的情况大概是不同的。

可是,生产积极性的持续有效来源只能是个 人利益吗?

并非如此。

我们关注于当年中国人民进行人民公社化运 动伊始的心理, 或是人民公社化上升期时的心理,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共产主义信念这张画出来的大 饼为中国人民提供了相当大的生产动力。在初期, 即使人们建立人民公社,会损失部分自己的利益, 即使人民公社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公平"的大锅饭 制度不会让多劳者多吃上几碗饭、不会让少劳者 没饭吃,人们仍然包含热情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 建设竭尽所能。并非只有允许经济上的个体差异 才能产生巨大的竞争动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人 们也是有竞争的。那时候的竞争, 性质与现在大不 相同。那时候人们竞争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社内 的人们争着谁干活多, 社于社之间也在比拼着谁 的产量高,至于这种竞争在后期没有被很好地控 制而造成了浮夸风我们暂不论,后期人们出现好 逸恶劳的心理导致生产力下降我们亦不论, 至少 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这种以劳动为竞争目标的 神奇社会现象是存在过的。基于那样的社会环境, 毛泽东同志对可见的未来描述了这样的构想:那时候,人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造什么就造什么,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将驱逐旧思想,人们的劳动兴趣和技术将大大提高,你叫他停下来别劳动,他都不愿停。

这样的社会,我们现在听来,似乎过于魔幻了,但它确实短暂地在我们的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段时间里,人们劳动的动力就是劳动本身,而不是劳动所带来的个人利益。这种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是不能稳定的,它的出现本就不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样的生产关系能够短暂地出现,是通过画饼实现的。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刚建国的那段时间,中国人民压抑百余年的民族情绪被空前地点燃了,我们给自己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将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故而,这样超前的生产关系就在这张画出来的饼上诞生了。故而,这样的生产关系也就在这张画出来的饼上崩溃了。可谓成也画饼,败也画饼,归根结底是饼画得不好,没有正确认识生产力水平。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了生产力基础的生产关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甚至没有来得及实行按需分配(在运动初期,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先辈竟能先验地出现共产主义劳动观,那是真的了不起),它就结束了。过弱的生产力基础不足以使这种通过画饼借来的生产关系自我维系,它持续了一定时间后必然会瓦解。生产力的基础越是高,持续的时间就会越长。

在生产力水平足够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生产关系将会是稳定的。在生产力的原始积累超过了一定的阈值之后,这样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生产力能够持续满足甚至超出按需分配的要求,共产主义可以持久而稳定地存在下去。

让我们回到画饼好不好这个问题。

先分析一下人民公社化画饼运动所留下的积极经验,它被忽视已久。我们要承认,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共产主义的一次极伟大的尝试。它以极大的国家魄力、极惨重的经济代价向我们证明共产主义劳动观在当时的生产力基础下是可以短暂出现的,这是对"人性的逐利和按需分配不能相容"这种观点的有力反驳。它证明人的逐利性并不是生产积极性的唯一来源,那只是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被资本主义催生出来的固化思想(我们

现在就有这种思想)。

这种超前的劳动观是由画饼借来的,它在短时内大幅提高了人民生产积极性,它只是借得太远,我们无法在短时内还上故而失败。但若我们合理利用好画饼,控制好画饼的限度,是人民能借用画饼的动力迅速吃上画出来的饼,这就是个好饼,画饼就是个好办法。在我们改革开放以人性逐利为生产积极性来源的基础上,我们若能好好画饼,是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的生产积极性的。

所以说,画饼可以是个好办法,只要饼画得 好。

现代画饼的案例也是有的。我们举用爱发电的饭圈经济为例,粉丝不能从爱豆那里获取什么物质上的利益,但是粉丝们仍愿意去为爱豆的事业而劳动,他们打榜、控屏、刷流量、应援、二次创作,这样行为大多是不求回报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爱豆的前途(这就是画饼),愿意为爱豆更好的前途而奋斗。这类似于建国初期我们的人民,他们虽然生活窘迫,却仍然愿意为了我们国家更好的未来而奋斗,只因他们相信未来。

5 画饼,破当世之局

我们尝试讨论画饼怎样运用到我国的现代化 建设上来。

虽然由于左倾的教训,我国已经将画饼弃置已久(画饼也是个潘多拉魔盒,不是吗),但是正如我们改革开放初的口号那样——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采用何种方式调动生产积极性,只要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我们都应该接纳。

画饼就有助于抓住"内卷化"这只老鼠,这是目前我国的各项事业发展遇到的一个共同的困境。虽说从根本上,内卷化仍是因为生产力不足,导致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各种资源、岗位发生挤兑。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内卷化并不是发生在全方位的,这就与那种因生产力过度贫乏而导致的全方位压力不同。我们的内卷化集中发生在热门领域,比如说以"996"为标配的互联网领域。这说明在生产力水平有限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加剧了内卷化——这其实是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正是因为我们对生产积极性的调配也过度依赖市

场,导致几十年来,我国年轻劳动力对各个行业的 追求往往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比如二十前的机 械、十年前的土木、现在的计算机和金融,这一点 我前面也说过。可见,需求的分配也和供给的分配 一样重要,人民的需求没有分配好,内卷化就会持 续下去。很多时候, 若年轻人能遵从自己的兴趣、 发挥自己的特长、响应国家的需要来规划自己的 人生,其实大有一番天地,各行各业都有无数的风 口,各行各业都有丰富而曲折的发展轨迹。与其浮 躁于逐利,不如好好静下心来生产,好好劳动、好 好研究, 为我们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添砖 加瓦的路子也很多。我们需要好好画一个饼,每个 人都要画好自己的饼,时代要画好时代的饼,国家 要画好国家的饼, 把人的生产积极性从市场中部 分抽离出来, 方能免受其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影响, 从而又好又快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从前我们画共产主义的饼, 其实现在也可以 画。随着生产力越来越快的发展, 在久远的将来,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 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将消灭资本家, 包括社会主义 资本家;随着生产力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商品溢 出市场,货币和市场都将会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 我们将消灭国家和党; 随着生产力发 展,我们将消灭一切旧思想[7-8]。我上面列举了这 么多, 那将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即便是要 做到第一步,消灭资本家,倘若我们保一直持着过 度依赖市场的现状,将来肯定是要革命流血的,资 本家不可能主动把手中的资本交出来。但我们不 会容许这样的残酷发生, 我们说到底是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 我们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平滑过渡,我们不能让先辈革命流下的血再流一 遍。要做到这样的平滑过渡,我们必须好好画饼。 建国初期的人民清楚地知道我们将创造什么,我 们将消灭什么,即便是党也将是要消灭的。现在的 人民也应该知道, 我们将创造资本家, 我们也将消 灭资本家, 我们将创造繁荣的市场, 我们也将消灭 市场。我们的从娃娃开始的思政教育是时候放开 对此的回避, 不然这潘多拉魔盒就要像几十年前 的潘多拉魔盒一样积重难返。我们饼越能形成共 识,我们的过渡就会越平滑。我们不能再流血了!

现在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在教育人民时,最喜欢讲历史。党员要积极学习党史,入党积极分子也

要积极学习党史,普通的大学生也要积极学习党史。讲党史能让人民更了解更信任我们的党。我们还喜欢讲时事,党在冲在抗疫的第一线,党带领人民走向了全面小康,党在国际博弈中中流砥柱,这人人民更加了解到,我们的党是强大的党、伟大的党。

但是我们却很少对人民讲未来。我们似乎忘记了,最初将中国共产党发扬光大的那批人,他们既不是因为党有艰苦的历史而加入的,也不是因为当时的党很强大而加入的——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党的美好未来,他们相信党画出来的饼,党是一定能吃到的。

什么是党?

一群有共同政治抱负的人走到一起,就成了党。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一群有共同的民族复兴理想、共产主义理想 的人走到一起,就成了中国共产党。

可见,我们都是一群给自己画饼的人。我们要把巨大的党员群体团结起来,我们要把党和人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好好画饼,画又大又好的饼。好饼能在党和人民中间形成对未来的正确共识,这将让我们的人民不在迷茫于内卷中,这将让我们的社会主义资本家们不在迷茫于阶级的诱惑中,这将让我们的人民铭记我们民族的本心。

参考文献

- [1] 刘华清. 人民公社化运动纪实[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 [2] 安贞元. 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 [3] 林蕴晖, 顾训中. 人民公社狂想曲[M]. 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 [4] 李若建. 大跃进的社会基础[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40(004): 41-46, 128.
- [5] 王东京. 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成功[J]. 中国纪检监察, 2018(23): 8-10.
- [6] 杨宜勇. 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诀窍[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9, 266(02): 19-23.
- [7]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